

■ 闽南文化研究院学术文库 ■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海峡两岸闽南方言动态比较研究”子项目

与  
海峡两岸闽南方言  
文化研究（上）

马重奇◎主编  
施榆生◎副主编

HAIAXIANMINNANFANGYAN  
YUWENHUAYANJIU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闽南文化研究院学术文库 ■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海峡两岸闽南方言动态比较研究”子项目

与  
海峡两岸闽南方言  
文化研究（上）

马重奇  
施榆生  
○○副主编

HAIAXIANMINNANFANGYAN  
YUWENHUAYANJIU

编委

傅倩琛 洪水英 吴晓芳

马睿颖 吴文文

马睿哲 林松华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海峡两岸闽南方言与文化研究 / 马重奇主编.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6. 5

ISBN 978 - 7 - 5161 - 6788 - 5

I. ①海… II. ①马… III. ①海峡两岸—闽南话—方言研究 IV. ①H177.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92186 号

---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张林  
特约编辑 文一鸥 吴连生  
责任校对 高建春  
责任印制 戴宽

---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

印 刷 北京明恒达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6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

开 本 787 × 1092 1/16  
印 张 66  
字 数 1408 千字  
定 价 258.00 元(上、下册)

---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福建省社会科学研究基地闽南师范大学闽南文化研究  
中心研究成果

闽南师范大学闽南文化研究院重大项目：海峡西岸闽  
南方言与文化研究（项目编号：SS1223）

# 总 目

## 上 册

第一章	绪论	(1)
第二章	西方传教士及其所著厦门闽南方言学论著	(27)
第三章	西方传教士及其所著漳州闽南方言学论著	(188)
第四章	西方传教士及其所著潮汕闽南方言学论著	(286)
第五章	近现代西洋传教士《新旧约全书》闽方言翻译与传播	(435)

## 下 册

第六章	清代民初闽南方言学者及其重要方言学论著	(507)
第七章	清末民初福建切音字运动	(698)
第八章	现当代闽南方言学者及其著作研究	(763)
第九章	闽粤闽南戏曲作品与闽南文化(一)	(849)
第十章	闽粤闽南戏曲作品与闽南文化(二)	(919)
第十一章	诗文吟诵与闽南方言文化	(1003)
参考文献		(1033)
后记		(1043)

# 目 录

(上册)

<b>第一章 绪论</b> .....	(1)
第一节 福建闽方言区的历史概况.....	(1)
第二节 福建闽方言区的地理概况.....	(13)
第三节 福建闽方言区的分布概况.....	(16)
第四节 广东省闽语的分布概况.....	(24)
<b>第二章 西方传教士及其所著厦门闽南方言学论著</b> .....	(27)
第一节 美国传教士罗啻著《翻译英华厦腔语汇》(1853)音系研究.....	(27)
第二节 英国牧师杜嘉德著《厦英大辞典》(1873)音系研究.....	(41)
第三节 荷兰通译佛兰根、赫莱斯著《厦荷大辞典》(1882)音系研究.....	(63)
第四节 伦敦宣道会麦嘉湖《厦门方言英汉辞典》(1883)音系研究.....	(69)
第五节 加拿大传教士马偕著《中西字典》(1891)音系研究 ——兼与英·巴克礼《厦门话字典补编》音系比较 .....	(84)
第六节 美国牧师打马字著《厦门音的字典》(1894)音系研究.....	(108)
第七节 英国宣教师甘为霖著《厦门音新字典》(1913)音系研究 ——兼与英·巴克礼《厦门话字典补编》音系比较研究 .....	(123)
第八节 英国传教士巴克礼著《厦门话字典补编》(1923)音系研究 ——兼与杜嘉德《厦英大辞典》音系比较研究 .....	(150)
第九节 传教士编撰八种厦门方言辞书音系综合比较研究 ——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叶八部西方传教士编撰的厦门方言 辞书音系比较研究 .....	(150)
<b>第三章 西方传教士及其所著漳州闽南方言学论著</b> .....	(188)
第一节 英国传教士麦都思著《福建方言字典》(1831)音系与词汇研究...	(188)
第二节 英国伦敦会传教士戴尔著《福建漳州方言词汇》(1838)音系与词汇研究 ——19世纪初叶闽南漳州方言音系及其词汇研究 .....	(230)

第三节	荷兰汉学家施莱格著《荷华文语类参》(1886) 音系研究.....	(255)
第四节	十九世纪西方传教士编撰三种漳州方言辞书音系比较研究.....	(271)
<b>第四章 西方传教士及其所著潮汕闽南方言学论著.....</b>		(286)
第一节	美国传教士璘为仁著《潮州话初级教程》(1841) 音系与词汇研究...	(286)
第二节	美国传教士高德著《汉英潮州方言字典》(1847) 音系研究.....	(306)
第三节	英国汉学家翟理斯著《汕头方言词汇手册》(1877) 研究.....	(323)
第四节	美国传教士菲尔德著《汕头方言初阶》(1878) 音系研究.....	(332)
第五节	美国传教士菲尔德著《汕头方言音义字典》(1883) 音系研究.....	(349)
第六节	英国牧师卓威廉编《汕头白话英华对照词典》(1883) 音系研究...	(368)
第七节	美国传教士耶士谟著《汕头话口语语法基础教程》(1884) 音系研究...	(379)
第八节	新加坡译员林雄成编撰《汕头方言手册》(1886) 音系研究.....	(387)
第九节	英国传教士施约翰编撰《潮正两音字集》(1909) 音系研究.....	(400)
第十节	西方传教士编撰八种潮汕方言著作音系综合比较研究 ——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叶八部西方传教士编撰的潮汕方言 著作音系比较研究.....	(408)
<b>第五章 近现代西洋传教士《新旧约全书》闽方言翻译与传播 .....</b>		(435)
第一节	传教士《新旧约全书》方言翻译文献.....	(435)
第二节	传教士《旧约全书》及其篇目方言翻译文献.....	(437)
第三节	传教士《新约全书》及其篇目方言翻译文献.....	(445)
第四节	近代《新旧约全书》在闽的传播.....	(456)
第五节	西洋传教士《新旧约全书》翻译与闽方言罗马字音标研究.....	(460)

# 第一章 绪论

## 第一节 福建闽方言区的历史概况

### 一 先秦两汉闽人的活动与闽地古方言

福建省具有悠久的历史。根据考古报告，三明市万寿岩山灵峰洞遗址中，发掘出数十件砾石质旧石器，证明至少在距今18万年前，就有人类在此居住生活。在漳州市郊莲花池山遗址下层发现了距今4万—5万年前的旧石器，三明市万寿岩船帆洞内发现距今约2万—3万年前原始人石铺居住地面和排水沟槽遗迹。距今约1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末期，原始人在福建的分布区域又有所扩大，先后考古发现的“清流人”、“东山人”、漳州“甘棠人”骨殖或牙齿化石，证明了他们的存在。到了原始社会时期新石器时代，福建这个地域已有不少古代遗址，如福清东张的山坡遗址，闽侯甘蔗县石山、白沙溪头和榕岸庄边山等地的贝丘遗址等均具有原始的地方文化类型，距今已有五千年历史；金门发现的篦点纹陶器，跟中原地区发现的裴李冈文化的篦点纹陶器类似。这些都证明了至少在七千年前福建就已有先民活动了。

《尚书·禹贡》记载夏禹治水之功，分九州：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书中记载：“淮海惟扬州。”“淮”指淮河；“海”指东海。意思是淮河与东海之间是扬州。《周礼·夏官·职方氏》：“东南曰扬州。”《尔雅·释地》：“江南曰扬州。”福建一带属东南，夏朝时应属扬州地域。福建武夷山的船棺至今犹存。经测定，其年代大约是距今3400年的殷商时期。类似的船棺在闽、赣、湘、桂、云、贵、川等地均有发现，从其文化特征来看，当时的原住民部落中可能有现今壮侗语族诸民族的先民。《周礼·夏官·职方氏》：“辨其邦国、都、鄙、四夷、八蛮、七闽、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郑玄注：“闽，蛮之别也，《国语》曰：闽，芈蛮矣。四、八、七、九、五、六，周之所服国数也。”贾公彦疏：“叔熊居濮如蛮，后子从分为七种，故谓之七闽。”可见，“七闽”指的是远离中原的边陲地区少数民族聚集之处，当在福建和浙江南部一带。至今，闽南话“闽”“蛮”二字仍完全相同。《说文解字·虫部》：“闽，东南越，蛇种”；“蛮，南蛮，蛇种”。这里的“蛇种”即“蛇族”，就是信仰蛇神的民族。至今闽南、闽西一带建有不少蛇王庙、蛇王宫、蛇腾寺等，主要居住在福建的闽越人是以蛇为图腾的。战国时期，勾践七世

孙无疆和楚威王作战(约公元前339—329年)，无疆战败被杀，楚兵占领吴越土地，越国瓦解，其后裔和福建原有土著结合，称“闽越人”。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置三十六郡，在闽地设闽中郡，治所在冶县(今福州市)，辖境相当于今福建和浙江宁海、天台以南灵江、瓯江、飞云江流域。秦末废。汉初属闽越国，汉武帝后属于会稽郡。有关闽越人的资料，《史记·东越列传》记载：“闽越王无诸及越东海王摇者，其先皆越王勾践之后也，姓驺氏。秦已并天下，皆废为君长，以其地为闽中郡。”《集解》徐广曰：“今建安侯官是。”《索隐》徐广云：“本建安侯官是”。案：为闽州。《正义》今闽州又改为福也。据《史记》所载，高祖五年(前202年)，越人立越首领无诸为闽越王，主要活动中心在闽江流域，并建立闽越国，都东冶(今福州)。汉惠帝三年(前192年)，又封勾践的后人摇为东海王，统治今浙江省南部，以东瓯(今温州)为国都，所以又被称为东瓯王。至今，闽北各县多处可见民间传说的“越王墓”“越王城”“越王台”的遗址。在福建武夷山市兴田乡所发掘的“汉城”遗址，就是汉初闽越人所营造的城堡。汉武帝建元三年(前138年)，闽越发兵围东瓯(东海)，东瓯向朝廷告急。汉军出动，未至而闽越军闻风退走。元封元年(前110年)，汉军平定了闽越国中东越王余善的叛乱，并乘机废除了与朝廷合作的(闽)越繇王，“将其民徙处江淮间，东越地遂虚”。其实，当时还有大量的闽越土著纷纷逃遁山谷间，繁衍了下来。但是，西汉朝廷派遣大批军队入闽，并在闽中设立了实质性的行政机构，在闽越故地设立冶县(今福州市)，属会稽郡东部都尉管辖，加强了对闽中之地的实质性统治，这就为北方汉人的入闽创造了便利的条件。

东汉时期，冶县更名为东侯官，省称侯官。在此驻防的军队，有一部分可能成了当地的居民。陈支平考证<sup>[1]</sup>，东汉末年，中原战乱兴起，人民四处逃亡，闽中既为人烟稀少的边陲之地，不少逃亡的中原汉民，便开始批量入闽。特别是孙吴集团崛起于江东，为了扩展势力范围，着意向南发展，经营闽中，先后五次派遣军队入闽，更带动了大批北方汉民入闽。第一次，为建安元年(196年)，孙吴攻打会稽，会稽太守王朗不敌，由海路奔东冶，侯官长商升起兵支持王朗。孙策则遣永宁长韩晏领南部都尉，率兵讨伐，后又以贺齐代替韩晏，商升乞降，商升部将张雅、詹彊等杀升，共守，被贺齐攻破，孙策军占领侯官<sup>[2]</sup>。第二次，为建安八年(203年)，建安(今建瓯)、汉兴(今浦城)、南平叛乱，孙吴将领贺齐进兵建安，并把南部都尉从浙江迁到建安，先后打败洪明、洪进、苑御等反吴势力，确立了孙吴在福建闽江流域的统治地位(《三国志·贺齐传》)。第三次，为建安十三年(208年)，孙权派余姚长吕岱为督军校尉，与将军蒋钦等共同率军入闽，消灭了会稽东冶的吕岱、秦狼起义，平定东冶五县(《三国志·吕岱传》)。第四次，为吴嘉禾四年(235年)，孙权又派吕

[1] 陈支平：《福建六大门系》，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3—14页。

[2] 陈寿：《二十四史·三国志》，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81页。

岱督率刘纂、唐咨等进兵攻打会稽东治的随春。在孙吴的进攻下，随春即时投降，被吕岱任为偏将军，使领其众（《三国志·吕岱传》）。第五次，为吴太平二年（257年），建安、鄱阳、新都三郡“山民作乱”，吴中书令钟离牧任监军使者，镇压了建安等地的“山越”动乱，山越军首领黄乱、常惧等被逐出部队，以充兵役（《三国志·钟离牧传》）。孙吴前后数十年用兵五次，基本上建立并巩固了对福建的统治，并设立了建安郡。

孙权曾派将领率兵平定闽越人的叛乱，入闽通道有二：一是海路，经福鼎入闽东、闽南；一是陆路，经崇安入闽北和闽中。建安八年（203年），在建安（今建瓯）立南部都尉，屯兵5万于汉兴（今浦城），1.2万于大潭、盖竹。闽中汉人日益增多。至吴景帝永安三年（260年）设建安郡，辖有十个县：侯官（福州）、建安（今建瓯）、南平、汉兴（今浦城）、建平（今建阳）、将乐、昭武（今邵武）、东平（今松溪、政和）、绥安（今建宁、泰宁）、东安（今闽南）。治所在建安（今建瓯），辖境相当于今福建省。十个县中，除了福州属于闽东、东安属于闽南以外，其余八个县均属闽北或闽西北，可见福建最早开发还是闽北或闽西北。这时，汉人逐渐成为闽中人口的主体。这些入闽者，多数应是长江以南的吴人和楚人。闽东片以福州为中心，是福建最早的置县之地，表明这些中原汉人最初是由海路抵闽的。三国东吴时期，北方移民深入闽南，在晋江口设县，说明移民也是由海路而来，然后以沿海河口为据点，向各河流的中上游渐次移植，同时也扩大自己的方言区。而从陆路移入福建的汉人越仙霞岭，经浦城、崇安进入建溪流域，形成闽北方言区。以后逐步推进到闽中，奠定闽中方言片的基础。三国时期，还有一支移民由今江西经临川越武夷山进入闽西北，还有一些零星的移民由广东迁入。这一区域的移民的语言主要来自江西。但当地还有不少越人后裔，他们的语言对移民也会产生影响。以后的闽南方言也就是在移民与土著语言的互相影响下逐渐形成的。移民入闽有不同的路线，有海路也有陆路。不同路线的移民代表着不同方向和区域，同时也带来了不同的方言。因此，也就形成了古代闽方言中的闽东、闽南沿海和闽西北山地方言之间很大的差异。<sup>[1]</sup>

近年来的考古发掘资料也证实了东汉末期、孙吴时期北方汉人已逐渐在闽江上中游地域及闽东地区定居了下来。1985年，霞浦县城关发现东吴永安六年（263年）和霞浦县故县村发现孙吴“天纪三年”（279年）墓砖，这是福建迄今发现的最早的纪年砖。1958年和1976年先后于闽侯荆溪庙后山与福州洪塘金鸡山发现两座东汉时期的土坑墓，出土有陶罐、陶壶、陶灶、陶瓶、陶耳杯、陶滤器、铁釜、铁剑、铜镜、五铢、货泉等。这些文物足证当时北方汉人的入闽趋向以及汉文化在福建地区的传播了<sup>[2]</sup>。

[1] 葛剑雄主编：《中国移民史》卷一，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20—121页。

[2] 陈支平：《福建六大民系》，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6页。

## 二 晋唐五代时期汉人入闽与闽方言

从汉代至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汉人移民入闽的主要路线，据陈支平考证<sup>[1]</sup>，大致有4条路线：一是由江西鄱阳、铅山经分水关入闽。福建的闽北崇安、建阳一带与江西、浙江相毗邻，距离中原最近，也是北方汉人入闽最先到达的地方。在这里曾多次发现汉代中原钱币，可知此地很早以来就是入闽古道。二是由江西临川、黎川越东兴岭经杉关入闽。这一条路线较为平坦。南朝陈文帝天嘉四年（563年），护军将军章昭达统率缇骑五千、组甲二万，“逾东兴岭”，经杉关“直渡邵武”，进入福建（《陈书·陈宝应传》）。由此即知这条路线早已为人们所熟悉。三是由闽浙边界山口入闽。闽浙边界有很多山口关隘，如著名的浦城仙霞岭等。北方汉人经浙江到达福建的很多。福建出土的六朝时期的青瓷，有一部分是来自浙江的“瓯窑”。其很可能就是从仙霞岭运至福建的。四是由海路入闽。福建背山面海，海上交通很早就甚为发达，海路也是北方汉人入闽的重要路线。汉代至魏晋南北朝时期，应当也有一部分北方汉人是经浙江等地由海路入闽的。入闽的北方汉人，从海路来的主要居住在福州及沿海地带；大多数则是从陆路经江西、浙江先移居闽北，然后由闽江上游、中游而到达下游的侯官，再由侯官往南迁至木兰溪流域、晋江流域和九龙江流域；其中可能也有一部分是从江西直接进入闽西，然后再到达闽西、闽南九龙江流域，但这部分数量较少。解放以来，福建省考古工作者先后发现了一百余座六朝时期的墓葬，根据林忠干先生的分析，具有典型意义的墓葬约50处，我们从这50处典型墓葬的分布情况看，在闽江上游（指南平以上）的共有16处，闽江下游（指南平以下）的共有27处，闽东沿海（指现在宁德地区各县）有2处，闽南沿海（指现在莆田市以南的沿海各县）有5处。这说明当时北方汉人入闽后主要定居于闽江流域及沿海的部分地区<sup>[2]</sup>。

晋灭吴后，统一全中国，全国社会比较安定，经济也得到发展，福建的经济和人口也相应地发展。太康三年（282年），建安郡缩小至该省的西北部，分为建安、晋安两郡。《晋书·地理志》记载：“建安郡，故秦闽中郡，汉高帝五年以立闽越王。及武帝灭之，徙其人，名为东冶，又更名东城。后汉改为侯官都尉，及吴置建安郡，统县七，户四千三百。”统七县，指建安（今建瓯）、吴兴（今浦城）、东平（今松溪、政和）、建阳（今建阳）、将乐（今将乐）、邵武（今邵武）、延平（今南平）。《晋书·地理志》又载：“晋安郡，太康三年置，统县八，户四千三百。”统八县，指原丰（今闽侯）、新罗（今上杭）、宛平（无考）、同安（今属厦门）、侯官（今闽侯东南）、罗江（今宁德，一说今罗源）、晋安（今南安）、温麻（今霞浦）。自西晋末年至唐五代时期北方移民先后有三次迁入福建，给古闽越地区带来了北方丰富的汉族文化和中原官话。

第一次移民入闽：西晋末年，北方混战，汉人大量南移，永嘉二年（308年），有

[1] 陈支平：《福建六大民系》，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3页。

[2] 林忠干等：《福建六朝墓初论》，《福建文博》1987年第2期。

林、陈、黄、郑、詹、邱、何、胡八大姓迁到福建定居，<sup>[1]</sup>同时带进大量的先进生产工具、农业技术和文化。他们在共同的生产生活中，和本地闽越人很好地融合起来。这是中原汉族人民第一次大规模南迁入闽。这次汉人迁徙的定居地主要是闽北，也有辗转到了闽江下游、木兰溪和晋江流域的。根据陈支平考证，入闽的汉人并非均在永嘉二年突然蜂拥而至，永嘉二年（308年）以前，亦有不少汉人入闽。如1973年福建松溪县发现西晋永兴三年（306年）八月廿二日的古墓<sup>[2]</sup>；1983年浦城县莲塘乡吕厝坞村发现西晋元康六年（296年）的墓群；清乾隆《莆田县志》记载，康熙二十九年发现“太康八年（287年）八月作”的巨砖；等等。永嘉之乱入闽汉人多数为“八大姓”，也有其他姓氏的移民；入闽的汉人有衣冠望族，也有平民百姓。根据福建省博物馆《建国以来福建考古工作的主要收获》<sup>[3]</sup>，从西晋末和东晋出土的墓葬可以证明，从西晋末至东晋的确有大批的北方汉人入闽。

东晋末年元兴年间，孙恩在三吴八郡领导数万农民暴动，建立了地方政权。元兴元年（402年）孙恩在临海战死，其妹夫卢循率众转战于闽浙沿海。次年，攻入福建晋安，持续三年之久。卢循被刘裕击败后，其余部还散居在福建沿海。

南朝宋、齐、梁、陈四个朝代（420—589年），总计170年，北方汉人不断有移民入闽。南朝宋时福建置建安、晋安二郡。《宋书·州郡二》记载：“建安太守，领县七。户三千四十二，口一万七千六百八十六。去州水二千三百八十，去京都水三千四十，并无陆。晋安太守，领县五。户二千八百四十三，口一万九千八百三十八。去州水三千九百九十，去京都水三千五百八十。”建安太守领县七：即吴兴（今浦城）、将乐、邵武、建阳、绥成（今建宁西南）、沙村（今沙县东）。晋安太守领县五：即侯官、原丰（今闽侯）、晋安（今南安）、罗江、温麻（今霞浦）。当时福建只有水路而无陆路。《南齐书·州郡上》：“建安郡：吴兴、建安、将乐、邵武、建阳、绥成、沙村。晋安郡：侯官、罗江、原丰、晋安（今南安）、温麻。”但到了南朝梁天监中（502—519年），随着闽南地区的进一步开发，又从晋安郡分出一个南安郡，辖有兴化、泉、漳等地。尤其是梁末侯景之乱时的那次南迁，规模是最大的。《陈书·世祖纪》载：“侯景以来，遭乱移在建安、晋安、义安郡者，并许还本土，其被略为奴婢者，释为良民。”这里简述了侯景之乱后的移民情景。《隋书·地理下》：“建安郡，统县四，户一万二千四百二十。”统县四：即闽、建安、南安、龙溪。可见，从宋至隋，人口从6885户发展到12420户，几乎增加了一倍，也可以看出移民数量的增加。

总之，由西晋末年至南北朝，由于永嘉之乱、卢循入闽以及侯景之乱，造成北方汉人大量移民入闽。其数量之多，大大超过汉代、三国东吴时期，而且移民的身份也较为复杂。

[1] 何乔远：《闽书》，福建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2] 《福建松溪县发现西晋墓》，《文物》1975年第4期。

[3] 《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1949～1979）》，文物出版社1979年版。

第二次移民入闽：根据谢重光考证，唐代之前，少数汉人主要从两个方向进入九龙江流域：一是由岭南珠江流域、韩江流域沿东北方向逐渐推进到九龙江流域；二是由闽江流域、晋江流域沿西南方向逐渐推进到九龙江流域<sup>[1]</sup>。到了唐朝总章初年，闽粤一带少数民族武装反抗朝廷。唐高宗总章二年（669年），唐高宗派玉钤卫翌府左郎将归德将军陈政统领南行军总管，率府兵2600名，副将以下123员，驻绥安（今漳浦县）平定叛乱。据《漳州府志》：“陈政，是河南光州固始人。唐高宗总章二年（669年），泉潮间蛮獠啸乱，朝廷以政总岭南军事，偏裨一百三十二员从焉；镇绥安（今漳浦）。政兄敏嗣领五十八姓入闽相助。政旋卒，子元光领其众，戡定蛮乱，奉命世镇漳州，遂屯师不旋，垦土招徕，方数千里，无烽火之惊，号称乐土。世谓漳州开辟自此为始，亦为陈始也。”<sup>[2]</sup>陈政、陈元光父子入闽，是唐代中原人民继西晋“永嘉之乱”后的第二次大规模移民南下。根据民国《云霄县志》《台湾省通志·氏族》和陈嘉音《漳州开发史考辨》，当时约有八十余种姓氏入闽：陈、许、卢、戴、李、欧、马、张、沈、黄、林、郑、魏、朱、刘、徐、廖、汤、涂、吴、周、柳、陆、苏、欧阳、司马、杨、詹、曾、萧、胡、赵、蔡、叶、颜、柯、潘、钱、余、姚、韩、王、方、孙、何、庄、唐、邹、邱、冯、江、石、郭、曹、高、钟、汪、章、宋、瞿、罗、施、蒋、丁、卜、尤、尹、韦、甘、宁、弘、名、阴、麦、邵、金、种、耿、谢、上官、司空、令狐。陈氏父子及其所率府兵将中原文化和先进技术、工具、语言文字带到闽地加以传播，深受群众的欢迎和拥护。他逝世后，漳州人民为了纪念他的功绩，尊称他为“开漳圣王”“开漳元祖”。陈氏子弟及其部下后来皆定居在漳州一带，成为今漳、潮一部分居民的来源。

据《新唐书·地理志五》记载，唐代把福建分为五州五郡，对照现代福建省境内的方言分区，估计当时已经初步形成了五个方言区：①福州长乐郡（即闽东方言区），天宝元年（742年）已有34084户，人口75876人，辖县十：闽县、侯官、长乐、福唐（今福清）、连江、长溪（今霞浦）、古田、梅溪（今闽清）、永泰、尤溪。在唐代，闽东方言区已初步形成，但除了霞浦县以外，基本上限于闽东南片。尤溪是属于闽东、闽北、闽中交界的方言点，此地可能比较接近于闽东方言，因此归入福州长乐郡（即闽东方言区）。②建州建安郡（即闽北方言区），武德四年（621年）已有22770户，人口142774人，辖县五：建安、邵武、浦城、建阳、将乐。这时，闽北方言区可能还没有分化为闽北方言片和闽赣方言片，因此邵武和将乐仍归入建州建安郡（即闽北方言区）。③泉州清源郡（即闽南方言区北片），景云二年（711年）已有23860户，人口160295人，辖县四：晋江、南安、莆田、仙游。在唐代，莆田、仙游二县归属泉州清源郡，说明它们同属闽南北片方言区。④汀州临汀郡（即闽西、中方言区），大历四年（769年）已有4680户，人口13720人，辖县三：长汀、宁化、沙县。当时沙县

[1] 谢重光：《陈元光与漳州早期开发史研究》，台北文史哲出版公司1995年版，第25页。

[2] 《光绪漳州府志》：卷二十二《兵纪》上。

归入汀州，说明闽西方言与闽中方言是没有什么区别的。⑤漳州漳浦郡（即闽南方言区西、南片），乾元二年（759年）已有5846户，人口17940人，辖县三：龙溪、龙岩、漳浦。在唐代，龙岩方言与龙溪、漳浦二县的方言可能比较一致，因此同属漳州漳浦郡。

第三次移民入闽：根据《中国移民史》第三卷“表9—5 唐后期五代南迁的北方移民实例（福建部分）”<sup>[1]</sup>，唐后期五代南迁的北方移民主要来自13个地区：①河南：固始、光州、荥阳、汴州、开封、颍川、洛阳、宋州、长葛、滑县、上蔡；②北方：？；③安徽：寿州、亳州；④中原：？；⑤湖北：安陆、江夏、荆州；⑥山东：高密、济阳、曲阜、清河、邹县、博陵；⑦甘肃：天水；⑧山西：河东、寿阳、太原；⑨陕西：关中、长安、京兆；⑩河北：高阳；⑪江苏：彭城。⑫淮河间：？；⑬？：？。由“表9—5”还可以看出：①从迁出地13个地区来看，河南移民的人数最多，共73人（其中光州42人、固始18人），占总数的57.48%；中原次之，占总数的11.81%。河南光州移民是此期间人数最多最重要的一支北方移民。这可能与陈政、陈元光父子在福建任漳州刺史的影响有关。②从迁入的3个地区来看，分布在福州、泉州和建州的移民分别为31人、36人和31人。③从移民的时间来看，“安史之乱”时期北方移民入闽2人，占总数的1.57%；“藩镇割据”时期北方移民入闽11人，占总数的8.66%；“唐末战争”时期北方移民入闽92人，占总数的72.44%；“五代十国”时期北方移民入闽22人，占总数的17.32%。后两个阶段的移民最多，占总数的89.76%。

此次移民比较集中的是唐末随王审知入闽的将士。王审知（862—925年），字信通，河南光州固始人。五代十国时闽国建立者。家世为农。黄巢起义后，与兄王潮俱从王绪起兵。及潮杀绪，命审知率中原人马五千余人攻入福建，剪除诸割据势力，始据闽中五州之地。潮死，王审知被唐朝任为威武军节度、福建观察使。至后梁，拜中书令，封闽王。王审知在位时，选良吏、省刑罚、减赋役、立学校、发展海上贸易，使闽地得偏安一隅，经济文化得以发展。唐代两次大批入闽的北方汉人，主要以河南光州固始人为主体、为领袖，并带来了河洛一带的方言。当年的河洛方言，正是形成闽方言最重要的基础成分。我们知道，隋朝陆法言《切韵》是以永嘉前的河洛官音为基础的，而闽台河洛人祖先在永嘉之后带来的正是河洛官音。

周振鹤著《现代汉语方言地理的历史背景》<sup>[2]</sup>及其与游汝杰合著《方言与中国文化》<sup>[3]</sup>就移民与方言的关系有着详细的讨论。他们认为，现代汉语方言区的形成与历史时期的移民活动有密切的关系，同样，历史时期的方言区也与此前的移民活动有密切的关系。原始的方言区主要受到自然地理环境的制约，但当人口在不同方言区之间迁移时，移民就对方言区的变化起了重大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中国移民史》卷一“语言学的方法”<sup>[4]</sup>专门阐述了移民对原有方言影响的四个主要因素：

[1] 葛剑雄主编：《中国移民史》第三卷，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06—310页。

[2] 周振鹤：《现代汉语方言地理的历史背景》，《历史地理》2008年第9辑。

[3] 周振鹤、游汝杰：《方言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4] 葛剑雄主编：《中国移民史》第一卷，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61—163页。

第一是移民的数量。既包括其绝对数量，也包括其相对数量，即在迁入地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数量太少的移民一般不可能对当地的方言造成明显的影响，只能被当地的方言所同化。如唐后期五代南迁的安徽、甘肃、江淮间、河北、江苏移民入闽各只有1—2个人，根本不可能对福建的土著方言造成什么影响。数量稍多的移民可能会对原有方言造成影响，使其发生一定的变异，但还不足以完全改变或取代原有的方言。如湖北、山东、陕西的移民入闽虽然数量稍多，但也还不可能改变或取代福建原有的方言。只有数量相当大，如占压倒优势时，才能使原有的方言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或者能够用移民自己的方言取代原有的方言。如唐后期五代南迁的北方移民中，河南移民最多且占移民总数的57.48%，就能使原有的福建土著方言发生根本的变化。第二是移民的集中程度。所谓集中，既指居住地的集中，也应指迁入时间的集中，即足以在一个特定时期内产生使移民在迁入地的全境或某一局部占压倒优势的条件。如唐初陈政、陈元光父子带领数千名将士直接驻扎在闽南漳州一带，唐后期五代南迁的北方移民主要集中在福州、泉州、建州等地，而且多数是河南光州固始人，因此，河南洛阳一带的方言才能在福建几个局部地区形成自己的数量优势。第三是移民的社会地位。移民的社会地位越高，文化经济上的优势越大，掌握的行政权力越大，他们的方言对当地原有方言的优势也越大。这一方面是由于社会地位高、文化经济先进或大权在握的移民不仅有强烈的方言优越感，而且可以利用自己的影响和权力来保持和推行自己的方言，至少可以不受到迁入地原有方言的强制同化。如“第二次移民入闽”期间，唐朝总章初年朝廷陈政统领南行军总管，率府兵2600名，副将以下123名，驻往绥安平定叛乱。陈政地位高，任玉钤卫翊府左郎将归德将军。陈政、陈元光父子及其子孙们在福建漳州一带驻守和开发影响颇大。“第三次移民入闽”期间，王审知与兄王潮俱从王緒起兵。后王潮杀緒，命审知率中原人马五千余人攻入福建，始据闽中五州之地。王审知被唐朝任为威武军节度使、福建观察使。至后梁，拜中书令，封闽王。其地位十分显赫。他们带来的都是河南光州固始县的方言，对闽南原有的土著方言产生了极大的冲击。当时的土著居民为了迎合这些上层移民的需要，同时对他们带来的先进文化仰慕仿效以及受到官方压力，当地的居民必然会改变自己的方言，甚至完全放弃原有方言，而采用移民的方言。第四是移民的方言与迁入地原有方言间的差异。河南洛阳方言与福建的土著方言的差异很大，语言上的冲突十分激烈。两种方言经过长期的激烈冲突和彼此相互影响，形成了闽方言，又保持了原来各片之间的不同特点。

### 三 宋元明清汉人入闽以及闽次方言区的逐步形成

唐及五代时期，一部分北方移民进入了赣南、闽西，地理障碍使他们与北方方言隔绝开来。尤其是闽西地区，有武夷山与赣南相隔，更与北方方言隔绝，在当地定居的移民形成了他们独特的方言。有的学者认为，这些移民使用的方言是客家话的源

头。宋室南渡前后，北方百姓为避战乱，再次出现南迁浪潮，大批中原人扶老携幼入闽，即“第四次移民入闽”，使福建地方人口剧增。根据《中国移民史》第四卷“表9—7靖康乱后南迁的北方移民实例（福建部分）”，我们特将靖康乱后南迁的北方移民统计见下表<sup>[1]</sup>：

迁出地 迁入地	河南	北方	安徽	山东	甘肃	陕西	河北	江苏	小计
福州	72	2	3					1	78
泉州	11	1	1	8	1		3		25
邵武军	9					1			10
建州	7								7
南剑州	3								3
汀州				6					6
兴化军	6								6
漳州	4			1					5
闽				3					3
合计	112	3	4	18	1	1	3	1	143

由上表可知，北宋末期，北方百姓不断移民到福建，其中最多的是河南，其次是山东，再次是安徽、河北、甘肃、陕西、江苏等地。迁入福建最多的是福州，其次是泉州，再次是邵武军、建州、南剑州、汀州、兴化军、漳州等地。

据《宋史·地理志五》记载，宋代把福建路分为六州：福州、建宁、泉州、南剑州、漳州、汀州；二军：邵武军和兴化军；四十七个县。绍兴三十二年，已有1390565户，人口2828852人。实际上当时已按方言划分为八个区：①福州（即闽东方言区），崇宁（1102—1106）年间已有211552户人口，辖县十二：闽县、侯官、福清、古田、永福（今永泰）、长溪（今霞浦）、长乐、罗源、闽清、宁德、怀安（今闽侯北）、连江；比唐代增加了罗源、宁德、怀安三个县，但把特殊方言点尤溪县归入南剑州，说明以福州话为代表的闽东方言区已初步形成。②建宁（即闽北方方言区），崇宁（1102—1106）年间已有196566户人口，辖县七：建安、浦城、嘉禾（建阳）、松溪、崇安、政和、瓯宁（建瓯西北）、丰国监（建瓯北）；比唐代增加了松溪、崇安、政和、瓯宁、丰国监四个县，但把邵武、将乐二县归入邵武军，说明以建瓯话为代表的闽北方方言区在宋代已初步形成。③泉州（即闽南北片方言区），崇宁（1102—1106）年间已有201460户人口，辖县七：晋江、南安、同安、惠安、永春、安溪、德化；比唐代增加了同安、惠安、永春、安溪、德化五县，但把莆田、仙游二县归入兴化军，说明

[1] 葛剑雄主编：《中国移民史》第四卷<sup>1</sup>，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43—346页。

宋时莆仙方言与泉州方言已有区别，以泉州话为代表的闽南北片方言区已初步形成。④南剑州（闽中方言区），崇宁（1102—1106）年间已有119561户人口，辖县五：剑浦（今南平）、将乐、顺昌、沙县、尤溪。南剑州是宋代设置的，除了把唐代建州建安郡的将乐县、汀州临汀郡的沙县、福州长乐郡的尤溪归入此州外，另增加了剑浦、顺昌二县。这说明宋代已初步形成了以剑浦话为代表的闽中方言区。⑤漳州（即闽南西、南片方言区），崇宁（1102—1106）年间已有100469户人口，辖县四：龙溪、漳浦、龙岩、长泰；比唐代增加了长泰县。说明了以漳州话为代表的闽南西、南片方言区已初步形成。⑥汀州（闽客方言区），崇宁（1102—1106）年间已有81454户人口，辖县五：长汀、宁化、上杭、武平、清流；与唐代相比，增加了上杭、武平、清流三县，另外把沙县归入南剑州。这时的汀州行政区与现在的闽客方言区相符，说明宋代也已初步形成了以长汀话为代表的闽客方言区。⑦邵武军（闽赣方言区），崇宁（1102—1106）年间已有87594户人口，辖县四：邵武、光泽、泰宁、建宁。邵武军是宋代设置的，除了把唐代建州建安郡的邵武县归入此州外，另外增加了光泽、泰宁、建宁三县，恰好与现代闽赣方言区相符，说明早在宋代就已初步形成了以邵武话为代表的闽赣方言区了。⑧兴化军（莆仙方言区），崇宁（1102—1106）年间已有63157户人口，辖县三：莆田、仙游、兴化。兴化军是宋代设置的，除了把唐代泉州清源郡的莆田、仙游二县独立出来外，还增加了兴化县，恰好与现代莆仙方言区的辖区相符，说明以莆田话为代表的莆仙方言区在宋代已形成。

总之，唐后期和五代迁入福建的移民不仅数量多，居住集中，而且居于统治地位，这些移民又带来了他们使用的北方方言，并且产生很大的影响。类似的过程又在北宋末年至南宋期间重现。所以，闽方言既受到自唐后期至南宋期间北方移民的共同影响，又保持了原来各片之间不同的特点，初步形成了八个方言区：①以福州话为代表的闽东方言区；②以建瓯话为代表的闽北方言区；③以泉州话为代表的闽南北片方言区；④以剑浦话为代表的闽中方言区；⑤以漳州话为代表的闽南西、南片方言区；⑥以长汀话为代表的闽客方言区；⑦以邵武话为代表的闽赣方言区；⑧以莆田话为代表的莆仙方言区。

据《元史·地理志五》记载“江浙等处行中书省”设福建道宣慰使司都元帅府和福建闽海肃政廉访司。下有福州路、建宁路、泉州路、兴化路、邵武路、延平路、汀州路、漳州路。当时所分的方言区基本上与宋代相同：①福州路（即闽东方言区），至元二十二年（1287年）已有799694户，3875127人，领司一，即录事司；辖县九，即闽县、侯官、怀安、古田、闽清、长乐、连江、罗源、永福；州二，即福清州、福宁州（领二县：即宁德、福安）。与宋代相比，福清县升格为福清州，另外增加了福宁州，领宁德、福安二县。②建宁路（即闽北方言区），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已有127254户，506926人，领司一，即录事司；辖县七，即建安、瓯宁、浦城、建阳、崇安、松溪、政和。与宋代相比，嘉禾县改为建阳县。③泉州路（即闽南北片方言